

森林中的全人教育

全人中學的經驗

The Holistic Education in Forest
The Experience of Holistic Education School

詹琪芬
Chi-Fen JANE
中壢同行小大讀書會召集人



森林中的全人中學



全人學生中不乏培養出熱愛登山活動的年輕人

「我是凱伊，今年國二，我來全人三年了，所以跟學校攀登過三座大山，但因為自己也喜歡上登山，所以另外會跟同學去爬山。我覺得山上的風景實在太美了，那種感動會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一起欣賞。三年前，我剛來全人，第一次登山的時候還邊走邊哭，但是現在我可以背著20幾公斤的行李縱走南二段七天，我感覺到自己成長了好多。」

2009年5月2日下午，在台北誠品書局地下二樓視聽室，有一場完全由學生主辦的「全人實驗高級中學招生說明會（該校資深老師周鄭州稱之為「辦學說明會」）」。

講台下有近百個位子，座無虛席，連兩旁走道也有人或站或坐，包括主動前來護航的全人師生、校友、家長，和一群正熱切尋求與探問台灣中學生教育是否有另類出路的來賓。國二學生張凱伊是其中一位發言者，他上台之後從容不迫地分享了他的登山經驗與心得。「登山」是全人中學獨樹一幟的課程，自創校實施至今，不曾間斷，已然成為該校的重要特色與傳統。

為何有一所中學會將「登山」列為必修課程，並且初入校就讀的小六學生就可參與？三年前，以一個家長身分，我也投出了以上的疑問，與家人陪同原本在家自學，但被一所有登山與自主學習教育的學校深深吸引的兒子，前往全人中學一探究竟。未料，一踏入桃花源般遺世獨立的隱蔽森林校區，直至今日，那份牽引與感動猶然，因為我們的家庭已變成了全人家族的一分子，凱伊就是我的兒子，年紀與全人中學相同，十四歲了。

沒有圍牆的學校 在森林裡

當年，我們第一次要到全人中學參加招生說明會，山清水秀的卓蘭對我們而言，是一個全然陌生的苗栗縣小鎮。一開始我們就無知地被GPS誤導，將車子開進一望無際的葡萄園，情況大約跟野牛群誤闖入都市叢林一般令人感到錯愕又突兀吧！

好不容易將車子導回正確方向之後，不久就得一路爬升，直到海拔五、六百公尺的高地。沿途盡是當地農民賴以為生的園地，種植著葡萄、水梨、甜柿和柑橘類的果樹。過了內灣里的大坪頂農場之後，驟見一塊風化的木造指標，引導我們迴轉並改而向下尋覓。路徑變得狹隘又隱密，兩側雜林的枝條緊迫盯人地往車窗內刺探，讓人更加惴惴不安、半信半疑。然後，就在下坡變得平緩之處，被稱為「社區」的集體式住宅區倏然出現眼前，那傳說中的「沒有圍牆的學校」，終於活生生地被我們看見與相信了。

瞧！全人中學的四周，環繞著林相豐富自然的原始樹林，校區是占地17977平方公尺的山坡地，由一小段幽徑連通兩大區塊：一邊是被稱為「社區」的集體式住宅，包含老師住處、籃球場、女舍及餐廳。另一邊是男舍與教室區，有社團空間、學科教室、視聽室、木地板教室、辦公室、圖書室等，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」。後者是學習活動進行的主要場域，依傍坡地高架木平台，可面對成片修竹與層峰翠巒，視野拉遠之後，自然美景顯得詩意滿盈，與堅持貫徹自由與寬容價值而辦學的人文精神互相輝映，引人入勝。

住校生活與登山教育，獨立精神與毅力的試煉

全人中學的全體師生都是住校，學校生活的基地很大，而且廚房、教室、宿舍與運動場散落校區各個角落，相隔各有距離，日常作息得要上坡下坡來來回回許多趟，平時就是腳力與耐力的最佳鍛鍊場。此外，學校的地理位置遠離市囂，生活機能不便利，步行下山到卓蘭鎮上要花上一、二個小時，更讓學生將走路當成了家常便飯。當年投入教改風潮，起而建校的老師家長，義無反顧將學生帶離資本主義與都市消費文化情境，一方面希望這地處偏僻的中部山區環境，有利青少年發展自我價值與主體建構能力；另一方面也藉此讓台灣的孩子親近山林，認識自然之美，並培養其堅忍不拔的毅力。

我兒凱伊國一時，曾經在某一個大週回家時，無法聯絡上爸爸或我到中壢火車站接他，孩子竟然絲毫不懊惱，乾脆從車站直接走路回家。走了將近一小時，事後也未有一句抱怨委屈，令為人母親的我既感恩又敬佩，自嘆不如。現在他若假期中安排了要出城找同學，或自個兒想到中原大學運動，碰巧我們分身乏術，他更是主動地自力救濟，充分利用他自己的腳力和體能！其實，凱伊能夠自由自在



生活化的平台吧台空間



學生在平台上課討論



在住校教師家中上課

地享受「獨立」的成就感，關鍵來自他內在已經具足的自主性。這位發展良好的春風少年郎，一方面展現了充足的自信活力，另一方面，也展現了他對我們的體貼和尊重。

當然，真正的挑戰，來自每年秋冬之交必辦的登大山活動。師生集體由歐陽台生老師領隊，一起登上一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。秋季開學不久，全校師生就被分組，各自在組長督導之下，展開長達兩個月的漸進式體能訓練：到高低起伏的社區丘陵地晨跑，由隔天到每天，每趟至少跑2000公尺（理想是6000公尺）。全人的登山傳統，不僅溯自創校之初，後來也連結了探險教育和生態教育，延伸發展出PA攀岩、野外求生、雪訓、暑訓、生態觀察、環境永續發展等相關課程。近三年的戶外教學，也朝向腳踏車環島、海上活動（浮潛、衝浪）等具自我挑戰性的活動規劃。

全國唯一沒有體罰、未設訓導主任的中學

去年接棒擔任校長的羅志誠，也是全人的資深老師之一，面對遠道前來招生說明會的家長，探問全人是一所甚麼樣的中學生學校，他簡要地歸納出三個特點：民主生活、自主學習和寬容。全人全校師生都住在學校，上課時間以雙週為一「大週」單元：即上課十天，放假四天。每學期有九點五個

大週，每個大週固定召開一次全校師生共同參與的「生活自治會」，大家共同討論或議決生活事務及規範。同時考慮到有些學生無法一開始就能在眾人面前表達自如，所以全校學生又分組並搭配專任老師，另外建立了生活小組與生活小組時間，有些自主規律，就是師生共同研商或互相調整出來的。

生活自治會在期初，要由全校學生中推選出「九人小組」，負責對被提出的校內與社會議題，事先進行較為深入的討論。此外，一方面要學習議事規則，主持自治會的議事進行（主席團）；另一方面要審理判決「告單」，仲裁校園爭議事件或人際衝突問題（法官團）。換言之，這個學校意圖以「溝通」和「討論」代替管理。宿舍不設舍監，而由學生自己選拔正副舍長，負責召開宿舍生活會議，並排班維持環境清潔。生活老師和值星老師，負責熄燈關宿舍，並待命處理突發狀況。同樣地，行政工作未設置訓導主任或訓育組長，且不論是導師或學科老師，工作角色中都不包括「管教」。在全人校園，體罰與訓話是沒有存在根據的。

然而，輔導與教學工作其實是合而為一，甚至是無所不在的。師生如此緊密生活在一起的狀況，包括老師自己，都得要去發展自處及與別人相處的能力。全人師生關係比較像朋友，雙方都要學習能夠互相聆聽與辯證。但是師長較為成熟深邃的知識論述能力，以及是否言行一致的高尚品格，仍是青少年學習與生命成長中的重要典範。全人中學的師



學校入口風雨廣場中的裝置藝術

長，揚棄了教鞭與權威性，不必在升學主義的陰影中行動。漸漸地，從事中學生教育的重心，不免要回歸到自己專業上的專注與熱情，以身作則並樂於成長。換言之，在此地懷抱著全人教育理想的辦學者，終究要營造的是一種真正有生命力、教學相長的愛智環境和氛圍，讓青年學子自然投入學習活動中。

承襲四一 教改理想的興學背景

是的，這是一所反思主流教育，具有高度理想性，由民間（家長、教師）集資興學的理念學校，希望創立一個自由開放、沒有恐懼害怕的學習環境；也希望人人都有快樂、主動與獨立的自主學習體驗。這是台灣的第一所體制外中學，招收七十餘

位學生（屬12-18歲的青少年階段），與十位專職老師、十餘位兼任老師，師生比為1：7。每個課程多則十數人，少則二、三人，採小班、混齡教學。學生雖然有年級區別，但基本必修科目（國、英、數）按能力分級，自主學習課程則完全開放選修。上課不一定在學科教室裡，有時在陽光下的木平台讀詩作對，有時在社區的老師家裡上音樂賞析，有時又在銀幕前討論電影。全校約百位師生，共同努力摸索並創造理想中學教育的樣貌。

該校標榜給孩子最大的自由、寬容與信任的建校之路，歷經近十四年的實踐和辯證，對人的信任與寬容不曾動搖，但後來做了修正：放棄原本「完全自由」的堅持，縮減了學生的部分生活自由。例如：主科都排早上，所以強制學生宿舍在早上8:30至午餐之間，將全部人員淨空，關閉上鎖，不提供學生在宿舍安穩賴床或當「早睡族」的自由。不過，在教學上，仍堅持以學習者為主體，維持了學生的最大自由。不強制進課堂，自主學習課程或社團活動更是完全開放選修。選修的藝術與人文課程，和必修的國英數基本課程，受到同等重視，絕不因為台灣主流社會存在著升學主義的壓力，就予以剝奪或大打折扣。

多元化選修課程設計，學生參與其中

全人中學自行發展的「社團性課程制度」，讓學生只要達到至少六人連署，學校便主動尋求兼任師資開課，歷年來開設的課程，遍及豐富多元的領域。在人文藝術方面，如肢體、戲劇、繪畫、漫畫、陶藝、樂團、歌唱技巧、相聲、雕刻、木工、攝影、社區采風等。另外在運動技擊課程方面，除了各種球類運動，還有游泳、國術、劍道、自由搏擊、滑板、街舞等，林林總總、不勝枚舉。此種制度，不僅足以充分反映「全人教育」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性，同時鼓勵學生自由尋找自己的興趣，認真投入（連署課程半途而廢或未認真參與而被當者，下學期繳學費時得要補繳二千元學費）。

對未來永遠保持真誠、熱情與好奇心

最後，讓我們在全人中學校區舉辦的第二場招生說明會，聽聽應屆畢業生的心聲吧！

已經決定投考戲劇科系的高三學生多多，在全人的高中三年，每學期都選修戲劇課程並參與期末公演。他認為戲劇與肢體課很像，每學期都吸引多數學生選修，是因為那個過程能幫助自我探索。更重要的是，與登山活動一樣，它們讓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件事！許多沒有選修的同學，在期末公演活動前後，也會主動參與後場或檢場的工作。

講到這裡，另外一位應屆畢業生宇平補充說明了他心目中的「全人精神」，宇平說：「全人精神最重要的，並不是讓學生專注於自己的興趣，而是提供機會讓學生多元學習與嘗試，終究，體驗過程中的收穫，其實都有回到生命中讓我們受益、成長。」

不約而同地，雖然連續選修過肢體與戲劇課，但覺得玩樂團的經驗對自己特別重要的江朋，也和前兩位同學一樣體驗到全人團體生活的價值。他說：「關於組團玩音樂，一開始，其實我對自己要與人合在一起是有著惶恐的。但後來，它卻讓我相信並喜歡上了團體的力量：在瞬間，大家合力化成了一股能量！與人在一起是會創發東西的！」

這三個年輕人，畢業在即，與體制學校的同齡孩子一樣，前程未卜，甚至選項還會變卦，但他們和其他今年就要離校的同學，一致決定為學校做些事，例如：由他們召集學生來籌辦今年的秋季招生說明會。他們不僅用心承接了工作，真誠分享了自己的全人教育經驗，也帶領著要從他們手中接棒的學弟妹一起成全（包括我那才國二的兒子）。最有價值的部分，是他們立下了一種正向積極又有意義的青年典範。

尾聲

是甚麼樣的教育環境，讓學生對生命的領悟如此單純而強烈，認同學校的精神價值，並自動自發



唱歌給蟲聽春夜音樂會排演中

為學校付出自己的一分力量？反過來思考：是甚麼樣的視野和胸襟，勇於承擔及突破創新，在制式教育沉術中，努力提供鬆軟的沃土，讓下一代的生命潛能順利萌芽、自然茁壯？有些畢業的校友，將他們在全人中學受教育的記憶比喻為「鄉愁」，也許從中可供門外漢如你我者，品味其中透露的發人深省的意趣。

我想，我們學校的核心價值在自由，而自由的第一步是解放。我認為關於自由所做的種種努力，是全人最大的價值，或許是唯一的。

鄭皓（目前就讀北藝大舞蹈研究所）

多年以來，我發覺自己對事物能夠隨時抱著客觀的角度，有一大部分是因為學校裡一直標榜著的寬容所影響的。

蔡易軒（目前就讀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）

全人對我的影響很深刻，如果它是一百分，我的文筆能力只能敘述個三十分。全人給我很多寶貴的東西就是「燃燒生命的熱情」和「真誠面對自我的勇氣」。

白目（本名林政翰，年輕登山家）

（本文圖片攝影：詹琪芬）